



册府元龟  
卷之九十七



13
849
35





門 4 8  
849  
3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七

獎善

禮賢

獎

書曰用德彰厥善禮云隱惡揚善用中於民其斯以  
為舜乎是知王者稱善所以懲惡獎一所以勵百將  
使在下者聳思齊之心臻耻格之化若風草之偃置



鄙之速也。繇漢已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  
崇讓，明經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款  
昭著，精思絕妙，膽氣剛毅，彰穎悟於童幼，形著撰於  
緇素，拔乎其萃，良非一途。而當時之君，或形於獎激，  
加之爵號，申以賜予，齒於榮官，使才美遞進，貪懦知  
勸，斯固大禹稱善之旨，詩人烝髦之訓者也。  
漢高帝時，朱建故嘗為淮南王英布相，布欲反，問建  
建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  
君。

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後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

見帝，方受釐坐宣室。

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釐，祭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

行祠，還致福，齊福也。言受神之福也。

帝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事，誼

其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漸促，近誼。聽說其言，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

梁懷王太傅。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

問以得失。

誼朝問以國家之事。

後漢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時虞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

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

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



不容羽蓋帝怒使掾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  
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  
虞延故貫御史罪從送車駕西郡盡界賜錢及劔帶  
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

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幸汝南召掾史試經  
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

何湯爲關陽門侯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  
雨雒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鈞令車收案有詔  
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帝嘗歎曰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何湯之謂

章帝時黃香爲郎中帝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香後見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  
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  
右莫不改觀

後魏道武自鄴還京師次於嘗嶺帝親登山頂撫慰  
新民適黃門侍郎崔玄伯扶老母登嶺帝嘉之賜以  
牛米因詔諸從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後玄伯爲  
周兵將軍道武末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  
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卽位命玄伯  
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詔賜財帛特賜帛三百疋



長係嵩已下咸愧焉

古弼爲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明元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爲弼言其輔佐才也

太武時公孫軌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太武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乞黜落孝文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

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較

崔挺爲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太和中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喻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畧因及文章孝文甚悅謂挺曰今日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

崔孝芬挺之長子爲北海王詳司馬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

賈元壽爲中書侍郎作雒陽北邙寺碑文孝文頗登其寺觀讀文稱爲佳作

傅永字修期爲安遠將軍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



下馬作露板唯傳修期耳

後周文帝時柳敏為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  
鬚鬢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帝  
見而嘆異之特加廩賜

武帝建德四年盧柔子愷為禮部大夫其秋李穆攻

拔軹關栢崖二鎭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

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

臣欽若等曰令君  
謂後漢尚書令荀

或也或子  
頴字景倩

隋高祖初高構為民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  
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叅議不決構斷

而合理帝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

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

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

米百石繇是知名

辛彥之為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彥之所

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不學

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鄭譯為柱國奉詔定樂於太嘗帝勞譯曰律令則公

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楊恭仁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



恭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高祖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煬帝大業五年弘化太守柳儉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明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郡丞郭絢穎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叅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伽哀其辛苦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

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上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



陷罪無繇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  
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始平人宗士眺負米一石委  
於太倉而去云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物百段  
七年七月詔曰自隋以來離亂永久雅道淪缺儒風  
莫翕朕膺期御宇靜難齊民欽若典謨以資政術思  
弘德教光振遐軌是以廣設庠序益召學徒旁求俊  
異務從獎擢寧州羅川縣前兵曹史孝謙守約丘園  
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並幼童講習孝經咸暢厥旨  
義方之訓實堪勵俗故從優秩賞以不次宜普頒示

咸使知聞如此之徒並卽申上朕加親覽特將褒異  
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一月揚州總管長史李襲舉撰  
忠孝圖二十卷奏之太宗覽而稱善因下書曰卿情  
深奉國志在忠孝爰錄前列圖之丹青事兼勸獎足  
勵風俗再三循覽朕甚嘉之

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  
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  
帛百疋

十九年太宗征遼紀于府參軍喬寶明以乘輿暴露  
堅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爲司空房



玄齡陳取高麗之算玄齡表送詣行所謁太宗太宗與語甚奇之謂曰安而不降平壤尚遠我慮三軍寒凍已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日昔魯連飛箭而燕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順臣願將命平壤申喻高麗高麗承駢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而自致耳若懷不遜臣請爲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參侍從之列尋守通事舍人

呂才爲太常博士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

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

程名振爲雒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畧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讐對逾辨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嘗在我前每見我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張昌齡貞觀末獻翠微宮頌太宗召見令作息兵詔草甚加賞歎曰禰衡潘岳之儔也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李百藥除宗正卿後致仕歸家太宗嘗製帝京篇令



百藥和之手詔答曰省所和事極爲佳作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李義府舉進士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援筆爲詩曰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棲太宗喜曰當盡借卿全樹何止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高宗咸亨元年六月帝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男生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帝謂男生曰聞卿悔不讀書信乎男生奏稱臣生在海隅莫知善惡自沐皇化方欲自新既恥而牆始學讀書是實敬宗奏曰男生夷人豈知好學雖欲自強亦無及也帝曰夫學

植也不學將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如欲化人成俗其必繇於學乎故曰困而不學斯爲下矣乃賜男生興寧坊之田第及美女寶貨

玄宗開元初吏部尚書崔日用嘗探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帝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拜述善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志道悚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慙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建此發揮益彰



忠懇豈非封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辭  
言固深於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  
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疇之信也

五年勅蒲州童子吳豸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稍  
優異無申獎勸宜賜其父絹十疋令更習學便有成  
就

肅宗時杜亞字次公京兆人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  
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較  
書郎

董晉字混成舉明經及第至德初帝自靈武幸彭原

晉上書謁見授較書郎翰林侍制

憲宗元和五年三月獻策人張權與游君愛各賜衣  
任所適

武宗嘗曾私撰數字以示侍講王起起曰臣書中所  
不識者唯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今此字臣未知出  
於何書武宗笑而奇之故待如師友因曰當代仲尼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勅進策官前攝鄭州防禦巡  
官前鄉貢明經張休以廉科擢第義府遊心既堅拾  
芥之勤果契然薪之志而能救斯時病來貢封章覽  
其所陳甚爲濟要旌諸憂國示以寵章王畿式解於



褶衣縣簿仍超於嘗品可將仕郎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

三年二月庚辰左散騎嘗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赴史館

六年正月辛酉朔上受朝於崇元殿刑部員外郎李象進二舞賦一首帝覽而嘉賞令編諸史冊

周世宗顯德二年草澤趙守微投匭上書指陳治道帝覽之宣召顧問初令樞密直學士邊歸謹試策論詩賦復令中書程試以其文義小有可觀翌日乃授右拾遺賜衣服銀帶繒帛鞍馬等兼降詔獎飾仍以

所試策論詩賦宣示百官

四月太子少保王仁裕進回文金鏡銘上善之賜帛百疋九月仁裕又以自製詩賦寫圖上進賜銀器五十兩衣著五十疋

三年十二月兩浙進奉掌書記歙州刺史周叔獻進上國觀光歌一首帝以繒綵鞍馬賜之

六年二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爲右補闕仍賜衣一襲烏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匹是時帝銳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謝恩入對命宰臣以平燕論試之旣而冕著論盛言燕可擊



甚愜帝旨故有是超拜復厚加賜賚焉

禮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絜矩以行之萬乘之主虛心以待之上以成王者之美下以通天下之志所以人用勸而邦用乂也其或才識明備行實敦篤或動默繇已用舍在時或以舊齒名德或以抗節直道莫不延見之際勞問湛渥進退雖殊恩遇胥洎賜予以將其厚意詔命以達乎至誠或想見夫人親至其第或各從爾志愈厚其風存歿攸同始終一貫斯蓋有國者之典也

周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

武王克商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繇舊釋箕子囚式商容閭

漢武帝時汲黯為九卿帝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置兵闔五兵於帳中也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敬禮如此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令郡縣嘗以正月賜羊酒有



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後漢光武建武中詔徵太原周黨黨伏而不謁博士  
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繇巢父而建號天下  
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  
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  
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  
遊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  
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  
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  
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

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

杜林扶風人少好學時稱通儒王莽敗避亂客河西  
建武六年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  
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群僚  
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索盧放建武六年徵爲雒陽令有能名因病乞身從  
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  
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谷二千斛遣歸除子  
爲太子中庶子



王良爲司徒司直以病歸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  
明帝時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帝聞彪名永平六年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  
趙咨少有孝行舉至孝有道遷博士謝病去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章帝初淳于恭不應辟召客隱瑯琊黔陬山數十年建初元年帝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疋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

以政事

江革齊國臨淄人事母孝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章帝甚崇禮之遷五官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持及進拜嘗目禮焉時有疾不會朝太官送膠膳恩寵有殊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



中牢繇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鄭均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章帝  
 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  
 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帛  
 鄭均東平人毛義廬江人並有至行元和元年詔告  
 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  
 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  
 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  
 不云乎彰厥有嘗吉哉其賜均義谷各千斛嘗以八  
 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

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飯食鄭玄

注云助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

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和帝永平九年徵魯恭拜議郎八月飲酎大會章臺

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

甚渥

順帝永建二年策書備禮玄纁徵樊英等四人復固

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篤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

病不肯起乃強與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



以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焉能生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給羊酒至三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帝令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

所在送穀千斛嘗以八月致羊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桓帝初徵爰延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嘗特宴見靈帝卽位再以玄纁聘彭城姜肱肱不至帝手筆下詔曰姜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繇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縣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魏太祖初平荊州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



趙戡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及太祖平荊州乃辟之執  
戡手曰恨相見晚遂辟爲掾後爲五官郎將司馬相  
國鍾繇長史

邴原自遼東歸於太祖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  
酒帝北伐三郡單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及酒肆帝  
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且度皆至矣其  
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  
謁帝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備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  
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帝怪而問之時荀文

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曰耳帝曰此君名重乃  
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  
盡禮以待之帝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  
重原雖在軍歷署嘗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久  
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  
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時不  
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  
也張範後因帝自荊州還得見於陳以範爲議郎參  
丞相軍事甚見敬重

文帝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乃引故漢太尉楊彪待



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  
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  
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  
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  
憑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  
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辭  
帝不聽又爲門使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初彪見漢  
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送稱足孿不復  
行積十餘年帝卽王位欲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

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  
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不奪其意

虞翻在吳爲騎都尉有盛名帝嘗爲翻設虛座

薛夏博學有才爲祕書丞文帝加之每與夏推論書  
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  
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  
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  
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  
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晉宣帝爲魏相時南陽州泰好立功業善用兵荊州



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帝鎮宛潛數遣詣帝繇此爲  
帝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及  
祖九年居喪帝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  
守

景帝爲魏相時山濤年四十餘隱身不交世務與宣  
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  
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  
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爲晉太子與濤書曰足  
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  
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拜

贈黎杖一枝遷大將軍從事中郎帝以濤鄉閭宿望  
命太子拜之

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引賀循爲軍司循稱疾篤賤疏  
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  
而用各任其貞耳當宇宙肅清彝倫攸敘隨運所遇  
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  
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特運屯弊至危  
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城繼以入秦園綺  
彈冠而輔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  
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飡服玄風慕羨高矩



嘗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屢諸夏分離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筭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瘁群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豈得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縝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第因諮以正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

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

所受

紀瞻以世亂還吳時元帝爲瑯琊王遷安東將軍引瞻爲軍諮祭酒轉正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同乘而歸

王嶠北軍中侯佑之子也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而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業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士不就



杜夷初拜國子祭酒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會朝帝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嘗儀也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矣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嘗就諮訪焉明帝卽位夷又表請退詔

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

後魏道武時奚莫忠厚有智謀帝寵遇之稱之曰伊尼後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

賈彞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彞於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

大武時崔浩爲左光祿大夫帝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



孝文時李平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帝禮之甚重命平撰美流德錄王肅爲豫州刺史尋徵入朝孝文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餘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濱也故復此勅

劉芳爲太嘗卿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勤相顧訪

孝明時甄琛爲侍中明解朝義在官清白自孝文立武威相知待至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

後周太祖時江陵平王褒與王克劉焫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之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嘗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焉

韋夔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精論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席林泉愛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



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憂亦為之  
盡歡接對忘倦

及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身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

讓愈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

窺仙島乘舟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崑泉百尺飛聊登

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幾憂答

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勃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之曰道

逢公

元暉頗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太祖見而禮  
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視情契甚厚弱冠召輔  
相府中兵參軍

劉璠為梁雍州刺史蕭循府司馬時武陵王紀稱制

於蜀徵璠為中書侍郎璠堅求還蕭循及至白馬西

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

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

闕璠至帝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

何以至之徽曰昔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

漢得一劉璠也

明帝時寇攜為驃騎將軍攜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

教授子孫必先典禮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

錫欲與相見攜不得已乃入朝帝與同席而坐因顧

訪雒陽故事攜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

清明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攜辭還帝親執



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禮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心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武帝時韓褒爲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帝深敬重嘗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與論政事

熊安生初仕北齊爲國子博士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

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帝大悅賜帛二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李德裕初仕北齊爲儀同三司及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



禮賢  
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有慰懷  
宜卽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使宇文昂訪問齊  
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  
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  
隋文帝受禪以後周司中大夫儀同三司張美年老  
致仕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  
舊齒明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  
致仕猶克壯年宜卽入朝用副虛想乃謁見勅令勿  
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  
杖

姚察爲祕書丞開皇中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  
朱華閣長參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果  
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  
唯得此一人

唐太宗初爲秦王徵求草莽置驛招聘皆自遠而至  
於時海內初平帝乃銳意經籍怡神於藝文因開學  
館以待四方之士又降旨曰昔楚國尊賢崇道光於  
申穆梁邦接士皆德重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番芳  
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無景慕是以  
芳蘭始被深思冠蓋之遊丹桂初叢庶延髦俊之士



既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從遷終媿嚶嚶  
 之友所冀通規正訓輔其闕如故側席無倦於齊庭  
 開延有待於燕館屬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誨記  
 室考功郎中房玄齡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  
 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  
 穎達主簿李道玄天策倉曹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  
 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宋州總管府  
 戶曹許敬宗太學助教蓋文達諮議典籤蘇勗等或  
 背淮而至千里或適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  
 質藩維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詠風雅優游幕

府是用嘉焉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館學士及薛收卒  
 復徵東虞州錄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庫直闔立本  
 圖其狀貌具題名字并顯爵里仍勅文學褚亮爲之  
 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用彰  
 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  
 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典籍商  
 畧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  
 厚繇是天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  
 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

又嘗謂侍臣曰朕每觀臣  
 下有文學優長謹言補益

爲政可觀者未嘗不  
 拭目以師友待之



稽亮隋末爲太常博士薛舉僭僞隴陰畧有郡縣得亮以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太宗擊破舉素聞亮名乃於衆中訪之深加禮接因從容勞苦之曰久事無道之主寡人受委專征喜於尅敵得俊亮拜手對曰弱年流轉寓跡隋朝雖異龍逢逆鱗同爲暴君所棄備嘗艱苦淪沒寇庭所恨王濬浮江名桂三吳之籍武王伐紂不預八百諸侯薛主於擾攘之間據有秦隴不知天命數抗王師非大王寬仁則盡從坑戮矣今十萬俘囚並皆釋放手舞足蹈無不歌詠恩德仁聖天資大度膺畧英遠故能尅平干紀成此霸圖

豈獨亮荷再生之恩誠四海仰來蘇之澤帝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

李百藥初爲杜伏威行臺郎中勸伏威入朝尋輔公祚反又以百藥爲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祚同反武德中配涇州司戶太宗爲秦王嘗至涇州召百藥因賜詩云項棄范增善紂妬比干才嗟此二賢沒余喜得卿來高宗顯慶四年召孫思邈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思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周宣



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  
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  
道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  
至是又召見焉

肅宗為太子時李泌自高山詣闕獻書論當代時務  
玄宗召見令待詔翰林為東宮供奉肅宗甚禮遇之  
代宗初為元帥廣平王以泌為行軍司馬肅宗嘗謂  
曰卿當上侍上皇天帝中為朕師友次判廣平王行  
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

册府元龜 終

册府元龜

淮 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八

徵聘

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說者以為節行超逸  
之民隱居未仕則舉用之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是  
以子子于旄歌於國風翹翹車乘形於載籍聘名士  
禮賢者著於時訓王天下者舉而行之以蒲裹輪取



其安也以玉為幣優其數也若乃徵而不至至而不  
 屈屈而不事事雖出處語默軌迹不同然其激清鎮  
 躁矯世勵俗亦可以為教化之助也  
 殷湯初為諸侯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  
 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等君寄君勞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也  
 湯舉任以國政  
 漢高祖時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  
 人者當秦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  
 祖聞而召之不至

武帝自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卽位乘年老廼以安車

蒲輪徵乘

蒲輪以蒲裹輪

道死

在道病死

復以賢良徵故清河太

傅轅固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

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初  
 王臧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  
 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  
就成也  
 乃言師申公  
 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加駟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輅傳從云至已八十餘對帝曰為治者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



昭帝時涿郡韓福等五人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鄉里

行道舍傳舍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食肉從者

及馬道次給與酒肉并飲食其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嘗歲八月賜

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衾一衾以中牢

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王吉吉年老道病卒禹

至授諫議大夫又徵翼奉待詔宦者署奉數言事宴

見天子敬焉

哀帝時瑯邪酈漢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又龔勝爲

諫議大夫引見勝薦龔舍爲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

有詔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醫巫嘗爲駕欲賢者宜

駕帝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唯唯恭應之詞有詔爲

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議大夫甯壽稱疾不至

後漢光武建武中徵郭憲爲博士憲自王莽篡位逃

於東海之濱光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故有是拜

逢萌隱瑯琊勞山養志修道託以耄耄迷路東西連

徵不起

嚴光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

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九十八 三



色訪之以甘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王霸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

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

不友

索盧放東郡人也索盧姓也建武六年徵為雒陽令政有

能名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

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太子中庶子

周黨廣武人也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

子居澠池復被徵不得已乃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

毀黨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實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

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

譚賢廣武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殷謨鴈門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和帝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特徵李充

為博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汝南周熒南陽馮良皆不起詔



二郡賜歲以羊酒養病

建光元年復詔徵樊英及同郡孔喬李昂北海郎宗陳畱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雒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郎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嘗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療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昂孔喬等前比徵命未嘗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加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瑛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

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

王輔平陸人學公羊傳授神契舉有道拜郎中陳災異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

順帝永建二年徵楊厚初厚為郎中免歸不應徵辟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累拜侍中後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

黃瓊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卽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至卽拜議郎



法真扶風郿人也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順帝西巡  
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終不降屈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初司隸舉茂才除長陵  
令不至官後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  
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  
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嘗優  
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桓帝建和三年下詔以安車備禮聘楷楷以篤病不  
行

桓帝時韋著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  
冀辟不就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以雲陽  
山採藥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  
禮勸著遂不就徵

韓康字伯休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  
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  
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  
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  
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  
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遯  
靈帝中平五年以博士徵申屠蟠荀爽鄭玄韓融陳



紀襄楷等十四人並不至

魏文帝徵管寧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徃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不聞以秦穆之賢尤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

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慈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給安車吏從茵褥道上厨食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徵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



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疴寢疾稱齒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自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褥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征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

飛散靡所畏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案稅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闔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思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嘗以八月賜羊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病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北臣嘗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嘗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闕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



自力彊收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单衣  
新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母喪不識形象嘗特加  
觴法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  
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長潛逸耆艾之哀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  
欲必全不爲守高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  
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  
疾又詔徵爲議郎尋召補著作郎司隸較尉皆不就  
四年詔以朱冲爲博士冲稱疾不應又詔曰東宮官

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  
庶子冲聞徵書至趣逃入深山是時劉兆三徵博士  
徐苗再徵博士皆不就

太康初平陳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  
稱並以貞潔不容僞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  
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  
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嘗侍

惠帝元康元年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  
永康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臨海太守仇馥薦郡人  
任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辭



疾不行

懷帝永嘉初以公車徵杜夷虞喜爲博士皆不就  
愍帝建興二年徵張茂爲侍中以父母老固辭  
元帝初鎮江東聞任旭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  
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  
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  
司空王導啓立學較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  
喜俱以隱學被召未行會有王敦之難遂寢明帝卽  
位徵任旭拜給事中旭稱疾篤不到太寧三年復下  
詔備禮徵旭及會稽虞喜並爲博士

成帝咸和八年以來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  
不起

咸康元年詔書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  
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  
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  
並以散騎嘗侍徵之又不起是歲以來帛徵處士郭  
翻又以侍中徵阮裕以博士徵韓績皆不起  
劉鯁字長魚高密人邠郁字弘文城陽人也並有盛  
名咸康中帝博求異行之士鯁郁並依韓績及翟湯  
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病鯁隨使者到京師自陳



年老不拜

康帝建元元年復以散騎嘗侍徵翟湯湯固辭老病不至又以束帛徵會稽虞喜

海西公太和中以安車再徵陸阮爲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嘗侍皆不行

孝武太元十二年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繫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

騎嘗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嘗以稽側席之望逵辭病不就後又徵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嘗侍復不至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返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嘗抱羸病時或失調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惟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奏疏帝許之



翟法賜湯之曾孫也孝武以散騎侍郎徵亦不至  
龔元壽玄之弟子也亦有德操孝武帝以太學博士  
散騎侍郎給事累徵不起

安帝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戴勃勃不起勃達子也  
後魏太武徵天下才雋趙郡李虛爲中書博士又徵  
河間邢穎范陽盧玄渤海高克等穎以才學知名拜  
中書侍郎

後周高祖保定中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國徵都官  
尚書沈重仍書曰皇帝聞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  
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勢異代於是率繇莫

不趣大順之徑途履中和之成並致及青細起焰素篆  
移風文逐世疎義隨俗舛大禮在於玉帛之間至樂  
形於鐘鼓之外雖分地聚緯都郁之辭蓋闕當塗典  
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縱聖哲拯蒼生之已  
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  
恭惟寶圖嘗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  
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協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  
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懷士則卜寶復潤於  
荆陰隋煬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致  
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



期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  
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  
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  
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  
影響徇迷邪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勅襄州總管公  
直敦喻遣之在塗供給務從優厚重至京師詔令討  
論五經并較定中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  
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三千餘人重辭義氣優  
洽樞機明辨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館爲皇太子講論

在館旣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襟江東竹箭亟疲延佇故京  
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  
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歎而楚林晉用豈無  
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請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  
上士楊注送之梁梁明帝拜重散騎嘗侍太嘗卿建  
德中詔所司以安車駟馬徵亡齊國子博士熊安令  
隨駕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於大乘佛寺參  
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  
八十餘



隋文帝開皇五年四月詔徵山東馬縈伯等六儒  
煬帝大業中詔徐儀爲學士儀陵之子少聰警仕陳  
爲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隱於錢塘之楮  
山至是召之

唐太宗時杜如晦弟楚客隱居嵩山貞觀四年召拜  
給事中太宗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  
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邪夫涉遠者必自邇升  
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  
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  
兄意欲見爾宜識朕意繼爾兄忠義也

高宗顯慶四年徵孫思邈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  
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鄆陽公主邑司以居  
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炤等執師資之禮  
以事焉

咸亨中徵武丘山隱士史德義赴雒陽尋而稱疾歸  
田遊巖者雍州三原人也初補太學事後罷歸遊於  
太白山每遇山林會意輒畱連不能去其母與妻子  
並有方外志意與巖同遊山水三十餘年後入箕山  
就許繇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繇東隣高祖遣中書  
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服出拜帝令左右扶



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  
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  
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  
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懽因將遊  
巖就行宮並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  
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及營奉天宮遊巖舊宅先在  
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  
宅

中宗神龍元年以安車備禮徵嵩山武攸緒又降書  
曰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滯礙王

高標峻尚雅操孤貞有成一之用弘體一之德學究  
深遠理詣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綬蔭松山而辭竹  
苑去朱邸而就青溪逍遙林壑傲睨箕穎有年歲矣  
朕虔膺聖鑑重闡皇基保乂家邦輯寧區宇求賢採  
彥俯谷窺山王之所居接近嵩岳相望高烈思滿風  
煙將令移蹕具茨追尋大隗鳴鑾峒岫詢問廣成機  
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監司業杜慎盈以禮命  
徵辟掃蕪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  
豈以黃屋之貴而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  
志延佇閭闔若在汾陽武攸緒武太后之從弟也爲



揚州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於嵩山至是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惟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

王友貞長安中爲長水令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乃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作太子中書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賞顏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書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學愛始於事親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位累聞課績有

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及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修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陳情懇至朕方榮獎廉退懲靜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禮仍遂雅懷以太子中書舍人員外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皇太子表請備禮辟隱士前太子中書舍人王友貞以致孝故也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詔通事舍人禮徵處士范陽盧伯瑗一名瑗善書畫屬文不婚娶寡嗜慾隱於嵩高



有終焉之志及使至稱疾不就徵所賜束帛亦辭不受  
開元四年八月詔益州山人勾洪禮陳元德在峨嵋山宜令長史韋抗詔召以禮發遣令內品官李思遠領赴京

六年三月徵嵩山逸人盧鴻至詔曰嵩山隱士盧鴻應辟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與五品官受諫議大夫景辰鴻以疾辭位優詔放還曰昔在帝堯全許繇之節緬惟大禹遂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趣之時義大

矣哉嵩山盧鴻抗節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高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處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退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節固辭榮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明屈太原王霸終以疾歸其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林歲給米百石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州縣送至隱所欲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十三年以安車徵徂徠山逸人王希夷赴都希夷徐



州滕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以牧庸供葬畢  
隱於嵩山之陰後又隱于徂徠山車駕東巡勅州縣  
召以敦禮及至都時年已九十六矣帝令中書令張  
說訪以道義使中官扶入宮中與語大悅深所禮重  
以年老道高不可屈以職事乃下制曰徐州處士王  
希夷絕學棄知抱一居身久謝囂塵獨徃林壑屬封  
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  
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爵以尊年俾高全於尚齒  
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每歲春秋州  
縣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及帛百疋

十四年勅曰前刑部員外郎嵩陽觀道士崔泌門承  
貴仕志慕玄宗頃辭簪紱之榮遂託囂塵之外棲遲  
隱釣獨徃忘歸雖高尚之風雅正於浮俗而精賁之  
道中寵於幽人宜廻紫洞之遊俾在青宮之列可太  
子洗馬

天寶四年五月引諸州高蹈不仕舉人見詔曰君子  
之道所以正心志全貞吉也逸人之學所以勵天下  
激浮躁也朕每崇先訓以道化人思致栖貞之士用  
先咸在之列是以頻降束帛巽空巖藪虛懷式竚明  
發不忘卿等來應辟命遠致城闕周文多士旣叶於



旁求虞舜疇咨亦在於僉議爰命臺省詢於道業或  
善行無跡明實難窺或大器晚成春秋尚富津涯未  
測輪楠何施事且隔於行藏道以分於出處其馬曾  
嘗廣心賀蘭廸等三人宜待後處分崔從一王允貽  
韓宣胡祭趙玄獎等五人年鬢旣高稍宜優異宜各  
賜綠衣一副物二十段餘並賜十段不奪隱淪之志  
以成高尚之美並宜坐食訖如去仍依前給公乘還  
郡數日增曾爲左拾遺廣心廸並爲金吾衛兵曹  
肅宗乾元三年二月徵太白山人祝素垢拜諫議大  
夫

德宗卽位初以孔述睿爲諫議大夫加金章朱綬令  
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玄纁束帛以禮聘述睿旣至  
召對於別殿特賜第宅給以廐馬爲皇太子侍讀旬  
日累表固辭乞還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佐時之道  
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欲崆山問  
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堅務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命  
且啓乃心旣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右  
庶子加史館修撰初述睿隱於嵩陽大曆中轉運使  
劉晏表薦之累授司勳員外郎以疾固辭至是乃就  
徵拜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潞州處士田佐時爲右拾遺集  
賢院直學士佐時偉容儀涉獵經史好大言時務黜  
陟使裴伯言薦之故拜官宰相張鎰以爲命徵稍輕  
請加恩禮復有詔褒美賜絹百疋粟百石仍令州縣  
長史就家以禮徵聘竟不起觀察使李抱真又數薦  
之自拾遺拜諫議大夫亦不起

貞元二年七月以嵩山韋况爲右拾遺况郇文貞公  
安石之孫中書舍人斌之子大曆中隱居於深山守  
志樂道不屑於榮利至是徵之不起

四年四月以處士劉益爲左贊善大夫致仕未歸之  
間且於國子監安置六月以先除著作郎陽城爲右  
諫議大夫仍遣長安尉楊寧齋束帛詣夏縣所居致  
聘城以褐衣至具上表讓帝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  
後召見賜帛五十疋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  
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  
城以決之李泌爲陝虢觀察數禮問城及泌爲相乃  
舉之城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  
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爭死職天下咸畏憚之  
十六年五月徵茅山山人崔苒召對於延英殿賜緋  
魚袋是年以處士竇羣爲左拾遺羣扶風人少有節



操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及夏卿爲京兆尹復薦之故有是拜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以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渤隱嵩山之下讀書爲文以自課鹽鐵使李巽諫議大夫韋况更薦之渤不就徵朝廷有得失時附章疏以聞嘗著禦戎新錄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爲著作佐郎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勃於是起赴官

蕭祐少貧苦居山野奉養以孝徵拜左拾遺

穆宗長慶二年七月以前河南府參軍李源爲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拍生守位取重人倫爲義甚明其風咸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盪生靈吞噬河雒贈司徒忠烈公愷處難居首正色就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於神明有巢繇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奇其迹爵祿不入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鎮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丹陛處以諫議冀聞儻言仍加印綬式示寵光可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發



遣初澄既爲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爲羣賊所虜流浪  
南北展轉入家方六七年逮雒陽平父之故吏有隱  
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參軍  
源遂絕酒肉不娶婚姻不役童使嘗依雒陽之城北  
惠林寺卽澄之別野寓於一室次僧而食人亦未嘗  
見其所習至於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合蓋自  
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是月  
丁卯命中使齎手詔一封絹二百疋緋衣牙笏赴東  
都賜之九月源上陳情表一封且言讓所賜絹及緋  
衣牙笏以衰耄竟不赴詔

敬宗長慶四年四月乙未以布衣姜倫爲補闕試大  
理寺評事陸滂布衣李虞並爲左拾遺布衣劉堅爲  
右拾遺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庚辰徵前左拾遺鄭雲叟爲  
右諫議大夫王筍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雲  
叟始隱尚少累年之後西入華岳與之朝夕遊處隱  
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及長  
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竿所酒經時其味不壞日  
携酒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酒酣聯句鄭雲  
叟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隱之曰



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眞上聞其名故遣  
劉珣趙處玘等齎鷓鴣書致禮徵召其後雲叟稱疾不  
起上表曰臣聞君子有應敵之方因時俯仰介士有  
不移之操與性逍遙康堯佐舜者洽道於君臣洗滌  
巢箕者寄形於天壤惟聖人之效業左庶物以繇庚  
微臣學圃無成文場不調頃屬兵交四海怨暴三塲  
梁室亂離走蘭成於荒谷江都淪覆遁庾袞於天山  
而又蔡順少孤虞丘三失倉野之女遠國廳零王祥  
之男一時彫落喪家室而有鰥在下悲身世而無處  
求生因投迹玄元委心虛靜長揖當途之客羣居在

野之人幽蘭以備於重襟灌木用成於虛室或臨窓  
嘯傲或植杖耕耘樂在其中老而將至西山採藥已  
有詠歌北闕彈冠曾無夢想安期綸綍下及煙蘿日  
月方耀於太清世胄適躋於高祖任賢勿貳蒞事惟  
能衡門不傑之才繇來有愧詔局殊嘗之命未敢以  
聞夫功大者其任尊職克者其責重任必安於所據  
責不致於非才方今內服百工外拜五長百爾黎獻  
一存至公載惟清朝奚急百士誠繇陛下天綱地絡  
容無所遺夏雨春風恩無不及青陽振其沉頹旭旦  
起乎幽棲將令匹微罔不率俾固宜勇別環堵言隨



輯言勇切車拜丹地之明廷奉竈囊之清職東望心踊其如病何賦分隱淪滅思聞見九徵而往雖有語於莊周三召不行獨無求於殷浩仰祈皇鑒俯宥愚衷上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以華山隱者陳搏有道術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九十九

推誠 親信

推誠

夫挺清明之德包豁達之量虛其心而待物一其志以使能坦然而不疑曠然而獨運者哲王之懿範也故任賢而勿貳下得以罄其精忠招携而克誠人得



以安其反側蓋敦懇之至通於神明感激之深淪於骨髓用能康多難而成大業操非類而革野心不冒羣倫納於軌物中孚所浹其利博哉自漢祖以大度知人善御雄傑光武之後訖於五代宅民上者固有擅高世之識立非嘗之功莫不正慮而閑邪善任而靡感以得士之死力而為世之美談者焉

漢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漢王與語而大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與護軍諸將盡禮崇而謹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辛平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與銅馬餘眾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

光武親征赤眉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旣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軍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



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後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正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改正等且一年皆斬之

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

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魏太祖初為曹公平呂布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後攻袁譚於冀州時李孚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及譚戰死孚

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寧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凌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李孚為良足用也

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忿爭不和達率所領降魏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嘗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



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帝時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嘗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晉文帝初為魏晉公以相國總百揆荀勗為從事中郎時鍾會謀反於蜀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

元帝稱尊號後劉隗用事王敦之反也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王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手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導之字也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

後魏孝文時李冲為僕射仍領少傅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後宣武為太子帝醺於清徽堂帝曰皇儲所以纂立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說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醺以暢忻情帝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



虛豈有嘗泰天道猶爾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  
而然悼往忻今良用深嘆冲對曰東輝承儲蒼生咸  
幸但臣忝前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茲遇寬舍得  
預此醮慶慰交深帝曰朕尚弗革其昏師傅何勞愧  
謝也

宣武時東昏母弟蕭寶寅高祖旣克建業殺其兄弟  
將害寶寅乃歸誠宣武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  
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  
長子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勅宣武以寶寅誠  
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

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陽南徐兗三  
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  
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  
其後痛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及虎賁五人  
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  
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強弩將軍並爲軍

主

後周太祖能駕馭英豪一見之間咸思用命沙苑所  
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  
史寧仕魏爲涼甘瓜等三州諸軍事遣使詣太祖請



事太祖卽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庾季才梁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太祖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嘗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

隋高祖初爲周相卽委高頴以心管開皇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頴爲元帥長史軍還以功授上柱國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聞也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頴曰孤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煬帝卽位以長孫晟爲左領軍漢王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畧之晟辭曰有男行本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



辭於是遣赴相州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遣光祿卿李密往瀍維收其餘衆帝謂密曰公卿皆有疑於公唯朕於公赤心相委勉立功名李靖爲馬邑郡丞屬高祖起義靖上變高祖惡之後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旣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已去心中疑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太宗自髻亂多大志大業末左親衛竇軌弟琮犯法亡命奔大原依於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封同人爲韓州刺史太宗卽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絞刑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單碎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非所爲社稷計也同人矯乘驛馬入朝切諫帝皆不納謂之曰我以天下爲家率土之內盡爲臣子所恨不能將我心偏置天下豈當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後人人自勵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皆爲銳卒

尉遲敬德任劉武周爲大將太宗爲秦王時來降授



秦府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武周降將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走乃禁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等咸言敬德初歸國家忠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嘗繫之又久既被猜貳狠怨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公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乃命釋之引入行宮賜以金寶而謂之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因從獵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軍雄信恃其驍

悍領騎直入以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信中之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知略等獲排稍兵六千人太宗憇於古丘謂敬德曰昨衆人證公必叛走天誘吾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篋此後恩眄日隆外高祖崩於平劉師立初爲王克騎將武德中雒陽既平師立罪當誅太宗惜其勇力保護得免引爲左親衛特蒙委接任以心膂人京並分賜而兼於天下平張四五百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



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卽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人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九人皆釋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者太宗感其奉法竟盡赦之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出青丘道伐高麗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還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棄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侯君集旣與太子承乾謀逆時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潞州刺史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也亮曰是公所排更欲誰寃君集曰我平一國而來遂逢屋許大

賔何能仰排囚襁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奏之太宗曰君集怨望則有之何至於反我意在兩全公慎勿言太宗待君集如初

穆宗長慶元年劉總爲幽州節度頻獻表章請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納之總思有以寬濟乃舉張弘靖自代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詔曰元首股肱君象臣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夫任則不疑疑則不任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



心腹庶使諸侯方岳鼓洽道化夷貊飛走暢泳性分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而退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爲帳前銀槍衆心大服

同光元年帝入雒宴於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敵也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戴

思遠伏堦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帝嘗德勝也彥威思遠皆爲軍帥屯楊村寨日與帝挑戰交兵故有是言

張全義爲雒京畱守莊宗平定汴州全義辭歸奏曰請大駕便幸雒陽臣已備郊天法物儀仗請謁廟之後便行大禮同光二年二月郊天禮畢加太尉中書令河陽三城節度使仍賜保忠歸正安國功臣進封齊王河南尹如故初全義自雒朝覲汴州泥首待罪帝撫勞釋之以其老羸令人掖之升殿陳敘帝謂曰卿兒姪無恙尚在河南吾誅滅僞庭正爲卿家爾慰



勞甚歡

華溫琪爲耀州觀察使留後莊宗入維溫琪入覲賞  
曩歲守平陽之功且無二於梁所賜甚厚詔改耀州  
威勝軍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尚義功臣  
周知裕少事劉仁恭歸欵於梁爲歸化軍指揮使同  
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於封丘明宗時  
爲總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歸化  
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  
甚異而諸較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  
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州刺史

劉玘初仕梁爲晉州觀察使留後莊宗復收汴州玘  
來朝玘在平陽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鬪境上  
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歲  
時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歟玘頓首謝之  
郊天後令歸鎮正授旌節尋有詔授封安遠軍

晉高祖天福四年春正月詔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  
賜宴便殿以延光嘗爲僞主帥師拒我義旌識量幽  
狹不體大觀乃至嬰城叛命及降雖著以信誓委之  
方任而又表乞致仕嘗內疚其心狐疑怏怏故休假  
之內賜其欵密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



勞厥秉朕將忱裕四方豈有食言於汝也延光俯伏  
拜謝其心遂安  
漢隱帝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思衣一襲金帶鞍  
馬綵帛等物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思者故特有  
是賜以安其心

親信

虞書有臣隣之言周雅有疏附之義蓋謂乎親之以  
道信之以德故其應也若心手之相視其順也若臂  
指之相隨出處不疑語默無間簡在上意克濟時用  
者矣若夫肇自里閭卽敦情好雅同黌序備識器幹

幽贊艱難之際協奉亨嘉之會其有頗資謀勇數從  
征伐深蘊忠慎嘗列左右謹肅無過質直有守內則  
規正其事外則將順其美俾之入侍帷幄出陪輦蹕  
大得以諮詢國事小得以參備宿衛寵待侔於宰執  
愛厚等於公族至有周旋禁闈多歷年所躬調御膳  
專司侍醫祇奉清問過蒙賞賚雖同職而莫望何外  
庭之能比哉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又同日生及帝起沛縮以客從  
入漢為將軍嘗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嘗從出入  
臥內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過縮者



武帝時石建為郎中令奏事於帝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有可言謂有事當奏陳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廷見謂當朝而

見帝以是親而禮之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人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金日磾為侍中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帝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得一亡胡而反重貴之帝聞之愈厚焉

昭帝時右衛將軍光祿勳張安世與大將軍霍光同輔政帝甚尊憚大將軍然而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宣帝時大僕杜延年久典朝政帝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為人質樸平正簡易無威儀見見謂見於天子時謂帝為君誤稱字於前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各不當相呼字也宣帝以是親信之後漢光武時丁恭拜侍中祭酒散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左右每事諮訪焉和帝永元中賈逵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



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靈帝時蓋勳爲京兆尹勳雖在外每軍國大事帝嘗  
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之右  
魏太祖初起史渙以客從行軍中較尉從征伐嘗監  
諸將益見親信轉中領軍

韓浩爲護軍從帝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知畧足以  
綏邊欲畱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帝曰吾安可以無護  
軍乃與太祖俱還其見親任如此  
晉元帝時劉隗爲丹陽殿尚書令刁協並爲帝所寵  
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

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孝武帝時殷仲堪爲太子中庶子甚見親愛領黃門  
郎寵任轉隆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  
爲藩垣仍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震威將軍  
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  
人酸然嘗請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  
恨其恩狎如此

王雅仕孝武歷右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  
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  
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



舉觴其見重如此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豫焉

後魏道武初在賀蘭部時長孫肥嘗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長孫道生忠厚謙謹帝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奚攸代人重厚有智謀帝寵遇之稱曰仲尼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

崔玄伯道武時為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嶽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

李栗少有才能兼有將畧初隨道武幸賀蘭部在元

從二十一人中道武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腹心爪牙多任親近惟栗介遠寄兼戚舊當世榮之

明帝即位以內侍獵郎叔孫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俊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

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

退事密者倍至蒸仍蒸猶致務仍猶殷勤是以上下嘉歎

太武為太子時盧魯元初以忠謹給事東宮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

肅帝益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後以征平涼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帝貴



異之嘗從征伐出入臥內  
 李孝伯太武時為光祿大夫掌軍國機密甚見親寵  
 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  
 伊馥為殿中尚書嘗典宿衛帝親任之  
 毛修之為前將軍光祿大夫修之能為南人飲食手  
 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進大官尚書賜爵南  
 郡公加冠軍將軍嘗在大官主進御膳  
 許彥為散騎嘗侍與人言不及內事太武以是益親  
 待之

羅結為侍中外都太官總三十六曹事二百七歲精

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  
 內因除長秋卿

文帝時韓彥為光武將軍帝稱其聰敏清辨才任喉  
 舌遂命出納王言並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

獻文天安初李安世為中散以溫敏敬慎帝親愛之

累遷主客令

陸定國自縑抱與帝同處及踐祚為殿中尚書前後  
 大駕征巡每擢為行臺錄都曹事  
 乞伏龜獻文時為散騎嘗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  
 侯以忠謹慎密嘗侍左右



孝文時李波爲戶部尚書帝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

楊椿性寬謹孝文時爲侍御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王翔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使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决庶事迄乎十六年賜賞前後累千萬宣武時甄琛爲散騎嘗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太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趙修本初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督力帝踐祚乃立近侍受遇日隆旬月之間頗有轉授每受除設

宴帝親幸其宅咸陽王禧家貨多賜高肇及修孝莊帝建義初在河陽楊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嘗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後周太子旣平侯莫陳崇見高平郡守李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後爲左僕射帝又以第十子達令遠子之卽代王也見親待如此

蔡祐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拒齊獻武王於河橋是戰也我軍不利帝已還祐至弘農帝引見祐至字之曰



承光爾來吾無憂矣帝心驚不得寢枕祗股上乃安  
伊婁穆弱冠為太祖內親信以機辨見知授奉朝請  
嘗侍左右

李穆為并州總管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  
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密未嘗懈怠太祖嘉之  
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臥內當時莫與為比

陸通為太祖帳內督頗見親禮晝夜陪侍家人罕見  
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太祖心向重之

武帝與宇文孝伯同日生又與同學武成初拜宗師  
上士遷小宗師嘗侍左右出入臥內朝之機務皆得

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  
外間細事皆以聞奏帝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為比及  
帝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字  
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為右宮

正

隋高祖初總百揆劉昉以定策之功封黃國公沛國  
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  
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  
推後

李德林為內史令自帝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及帝



幸同州以疾不從勅書追之後御筆註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潁因使入京帝語潁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

崔彭開皇初爲驃騎將軍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帝甚嘉之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煬帝令李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會幽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

人言公闕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

斛斯政明悟有器幹大業中爲尚書兵部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帝悅之漸見委信

裴矩爲武賁郎將大業十一年從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

唐高祖武德初竇威爲內史令帝甚重之每引入臥內相見帝爲膝席朝廷疑議多取決於威

太宗爲秦王時劉師立爲左親衛會建成元吉等潛謀禍亂帝與謀自安之道或至登閣去人通宵達旦



師立每進忠規多蒙嘉納及建成死超拜右衛率  
張亮帝爲秦王時爲車騎將軍委以心膂會隱太子  
與帝構怨帝深懷危懼以維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  
將出保之乃遣亮之維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  
山來豪傑以候變及建成死除右衛將軍

周範爲秦王庫旦車騎帝旣踐祚累遷右屯衛將軍  
宿衛於玄武門以忠節見知故特蒙親委俄遷左衛  
將軍

李太亮爲左衛大將軍貞觀十七年爲東宮太子寮  
屬皆盛選重臣以太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

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名爲親信太亮每當宿衛  
必通宵假寢帝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宵安臥  
其見期如此帝每有巡幸多令居守

武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  
宣城縣公帝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

肅宗初李泌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至於  
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位非宰相實輔臣  
也初泌以博涉經史善屬文玄宗時嘗獻書論當世  
務爲執政者不便乃潛遁自適天寶末祿山構難帝  
卽位泌自汝州冒難奔赴行在時帝興師靈武注意



求賢一見固辭不就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德宗建中末陸贄爲翰林學士艱難中贄爲內職行  
止輒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帝特所親信待之  
不以嚴侍見從容言笑至或脫御衣以衣之或以姓  
第呼爲陸九同職莫敢望之初帝自奉天適梁州山  
路危險往往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  
泣募於衆曰有能得贄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帝  
喜皇太子以下皆賀  
齊映興元初爲給事中自哲長大言音高朗帝自興  
元還京師嘗令映侍或前馬至城邑鎮守輒令映宣

詔令帝益親信之

王紹貞元中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時帝臨御歲久機  
務不繇台司自竇參陸贄已後宰臣備位而已惟以  
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  
決紹未嘗洩漏亦不矜衒  
後唐武皇初鎮撫太原時牙將蓋寓最爲親信中外  
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隣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  
寓門旣總軍中大柄其名震王梁祖亦使奸人離間  
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克用聞者寒心武皇畧  
無疑間每家事珍膳窮極海陸精於厨饌武皇非寓



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甚慟

張敬詢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為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

莊宗時張建為帳下小較及帝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於華縣及胡柳阪繼為流矢

所中金瘡之痕盈於面前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嘗在左右畧加簡較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

明宗在藩邸時安重誨得給事左右年尚幼而勤恪頗悟出於時輩漸得帝意帝之鎮邢臺也俾戰關司

隨從征討垂十餘年親信無間歷數鎮咸委心腹之

任及鄴城之變也天下之心知所歸矣佐命之功獨居其右

安彥威善射少隸并州為騎士及長尤涉兵法莊宗與梁軍戰於河上彥威累從帝擒敵有功帝在藩邸

用為腹心歷鄆汴嘗等州牙帳親較彥威性謹厚甚見委任

康義誠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帝寵而倚之每乘輿出幸近甸多遣義誠次馬首而行間以外

事



翟光鄴年十歲為軍所俘帝以其穎悟俾侍左右  
冠沉毅有謀莅事寡過帝踐祚特深委遇累更內職  
至皇城使簡較司空

末帝即位初以前興州刺史劉遂清為西京副留守  
其兄遂雍先為西京副留守帝自鳳翔始憂王思同  
藥彥稠合力固城至岐山聞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  
人宣撫遂雍乃盡出庫藏於軍士前至者便賞給令  
過比軍前賞遍並不入城帝至奉迎仍括率都民刑  
捶嚴酷而軍獲濟帝見握手流涕自是相隨事無巨  
細必與遂雍謀而後行帝即位以遂雍為淄州刺史

仍以遂清代其任

漢高祖時李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帝典禁軍以  
鄉里之舊任為親信國初用為左飛龍使簡較司空



